

弹痕

孙汝春 /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弹痕



ISBN 7-80088-638-7



9 787800 886386 >

责任编辑：冯义龙
装帧设计：李法明

ISBN7-80088-638-7/I·7

全册定价：25.60 元 单册：12.8



弹痕（上集）
第11章

三姨太心里一阵慌乱，^{（日）}她这才知道了肥田的当，川田美子~~整~~的陪着，搬进了原来的县府里住房。洗澡向肥田亲自打水，还有哪^{（洗）}鸳鸯浴，^{（没）}没^{（夜）}日的和肥田厮混在一起，舒服，满足，淫荡……。在特训^{（队）}竟和那么多男人在一起搞群奸，这一切的一切全是肥田设的圈套，她钻进去了，^{（成为）}疯狂了，~~日本~~日本鬼子培养的高级女特务，^{（害）}害了多少人命，又玩弄了多少男人。此时她觉得对不起侃侃贵，^{（她）}一把搂紧了侃侃贵^{（的脖子）}：“快抱紧我，我太怕了！”侃侃贵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，胸脯贴着胸脯，陈华终于感觉到了男人身上真正的温暖，她^{（悔恨）}又^{（加）}，但又^{（想）}不出^{（办法）}，^{（想）}想下去，她是^{（经过）}特训训练的人。肥田^{（给）}给了她几个男人在一起性交的照片，还有那个……，她简直没法想下去，再想下去就只有死

弹痕 (上)

孙汝春 著

中国 社会 出版 社

(京)新登字 02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弹痕/孙汝春著.-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1995.5

ISBN 7-80088-638-7

I. 弹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8331 号

弹 痕

孙汝春著

责任编辑:冯义龙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

山东潍坊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*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24.75 插页:2 字数 588 千字

1995 年 6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 定价:25.60 元(上、下两册)

ISBN7-80088-638-7/I·70

彈痕茅二十章 (下集)

據點里，几个鬼子乐极生悲，大白天像三逆来而“条子”（妓女）就两个。这~~哪~~^怎能他们玩的，再加上几十个伪军就如饿猫般性饥渴。这深夜里两个“条子”被强奸得痛哭流~~涕~~^涕，一个日本鬼子忍受不了，~~竟然~~将其中的一个受伤的“条子”又压倒在床上。一个伪军觉得鬼子太欺人了，他连边也没沾，心中妒火中烧，连忙上前把这个鬼子拽了下来，鬼子正在~~哭~~^劲头上，气得瞪圆了眼，“你太无理。我的塞鼓，你的~~旁边~~看着。”

“操你妈~~妈~~^妈你再敢上我就~~不~~^还认人了！”

这“条子”因为伪军在救她，就哭喊着：

“大哥救我呀！我受不了这畜牲……。”

鬼子哪能听这些，连忙压住她又开始了。这个伪军朝她的光屁股上狠狠的砸了一枪托，



陈忠实和作者合影

弹痕

陈忠实题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描写淮海平原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，主人公为拯救民族危难，英勇不屈，显示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。在血与火的战争中，爱情显示诱人的魅力。在情感的描写上独具特色。

全书共分上下两部：第一部生动的描写了日军疯狂的奸淫杀戮，妇女们残遭蹂躏，女特务和日本军妓以及女秘书演出了一幕幕丑剧和悲剧……。第二部揭示了日军设立人体试验“医院”，注射药物后的男女受害者出现性变态，残酷的人体解剖，一俱俱被肢解的尸体血淋淋的……，灾难深重的战争史实勾勒出一幅惊心动魄的战争画卷……。

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取《金瓶梅》之艺术精华，而无仿模之嫌。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令人震撼的真实感，是当代近期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。

谨以此书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献礼！向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献礼！

第一章

硝烟弥漫了历史的一段耻辱，日寇血腥的奸淫杀戮惨不忍睹……

一九三九年冬，厚厚的积雪赖在苏北平原迟迟不退，寒冬残酷的重压，沐阳城在漫长的黑夜里死般的静寂。一条冰冻得如死蛇般的沐河从县城穿心而过，架在河面的那座倾斜的小桥上，黄龙彪急匆匆的走来……

桥这头烟花楼醒目的招牌下，几个艳装粉抹的妓女一齐向黄龙彪招呼：“黄二爷来了！”，“黄二爷快来呀！”“我想死黄二爷了……”。

黄龙彪在妓女们的簇拥下进入烟花楼的正门，满脸皱纹的鸨母吴巧英迎了上来说：“哟！黄二爷今日这身装束年青多了……。”接着她又说：“小娟昨夜睡得很晚，恐怕还没起来，请黄二爷稍候，小翠，快沏茶给你二爷吃……。”这鸨母招呼了一下就上楼叫小娟去了。

黄龙彪这个老“主顾”光临，妓院足实忙乱了一阵子。

妓女们暗然失色的脸上此时也发现了一丝亮意，这行生意最怕没有嫖客光顾，近几日连续传来日本鬼子进入淮阴的消息。这县城就纷乱得没了安宁的时刻，眼下大家只顾逃命，还有谁来这寻花问柳呢，烟花楼三十几号妓女挨冷受饿，已过芳龄的鸨母早已没了主张……

鸨母慌忙上楼，敲起小娟的房门“死丫头你快起来呀！你知道今天谁来了！是你那个心肝宝贝呢！”

鸨母欢喜失色，小娟忙开门引鸨母进房坐下说：“看把妈妈忙的，我这就起床。”

小娟穿起衣服，鸨母忙拿过镜子和胭脂香粉附在她的耳边轻声的说：“小娟啊，老妈子对你可不坏，眼下咱们这三十号人就都看你的了，一定要缠住黄龙彪，可千万不要像上次来的那个倒霉的侃县长，自己那个玩艺没用还说别人不行。老家伙心肠狠着呢，下楼后一拍屁股走了，连一文钱都不放。无赖我们这风尘女子靠官府撑个腰准许有口饭吃，也只好放行了……”

“妈妈别担心了，我自己会有办法的。”

“对了，你接的第一个客就是黄龙彪，那时你十六岁地黄花闺女就给了这个丑八怪，这下非宰他一刀不可……”

“妈妈别再说了，我这里自有主张，干咱们这一行谁不知来者都是客……。”

“对！对对对！！来者都是客，好好的招待，好好的赔他玩。”鸨母自觉没趣，却心中暗自欢喜，她这样讲是提醒小娟多向黄龙彪要几个钱好来维持这妓院的生计。

黄龙彪是这个县城里有名的大户，四个婆子，哪个丈人家都有钱有势，他自己又当上了县大队的副大队长，谈权势也算得上一个。这烟花楼自打他爱上了小娟就没少来过，他的银元少说能建起半个烟花楼的。还有什么话讲的，这是烟花楼的头号恩公。

再说小娟自十六岁入院哭哭啼啼不愿接客，鸨母费尽了心计好不容易拉上了黄龙彪达到了目的……。这一晃就是三年，三年来这烟花楼唯一的名妓就是小娟了。该死的黄龙彪却使了坏主意，不让小娟接其他的客，一松腰给包了。城里城外的少爷公子对小娟是望尘莫及。也无赖黄龙彪这恶棍杀人眨眨眼，谁又敢太岁头上动土呢？无论怎讲，黄龙彪对烟花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小娟害上病的那阵子，黄龙彪一朝一晚的前来探望，把个妓院忙得没

个准儿，倒也觉得有几份生机。眼下日本鬼子快要打进城，谁也难料后事如何，这烟花楼是活一天是一天了，难得黄龙彪还能雪中送碳，岂不美哉……。

小娟心里暗暗的打定了主意……。

鸨母交待完毕，慌忙下楼梯，边下边喊着：“黄二爷请上楼，黄二爷快上去吧！小娟已起床等得急了，快去呀……”

黄龙彪心中欢喜，连忙放下手中捧着的热茶，向楼上走去，站在一旁的妓女们心里好大一阵嫉妒。

黄龙彪来到小娟的房间，随手推门进去，这时小娟并没有起床，当鸨母下楼时她脱光了衣服，抹了一下脂粉，向被窝里洒了点香水就又睡下了。黄龙彪坐在床边上用颤抖的手轻轻的抚摩小娟的粉红色的小脸蛋，这一摩小娟叫了起来：“呀！你的手好凉呀！我的二爷呀！快把手放到被窝里，我替你暖一暖，黄龙彪把手伸进被窝。抚着小娟光滑柔滑的身子，不禁欲火上升，索性从她上身直摸向下身去。黄龙彪忍不住燃烧的欲火。索性脱光了身子钻进了小娟的被窝，在小娟轻轻的呻吟声里犹如青龙腾蛟一般，事毕，小娟那漂亮小脸蛋儿在黄龙彪看来更是美丽动人，他那双不安份的手还是不停的抚摩着……。

“快想死人了，你这一走就是三个月，这烟花楼眼看快断炊了，要不是前天你们政府的那个侃县长光顾，我们得饿死……”没等小娟说完，黄龙彪就接过话来“这个老不死的，我们都快忙死了，他还有闲心在妓院自在”

“你这个人就是太坏，咱们这号人凭的什么挣口饭吃。侃县长可是大好人，玩一下就花了他三十块大洋，他可大大方方的，不像你小气得连一文钱掉落尿里都得去捡起……”

“你这臭婊子，你又跟侃怀贵睡上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说着黄龙彪欲下床穿衣服，小娟一把搂紧了黄龙彪的脖子“听我说

嘛，我不让你走！”小娟撒起娇来，黄龙彪从来就是吃软不吃硬的，经她这一缠，心就软了下来“我问你，侃县长干了你没有？”

“吃醋啦！人家说男人吃醋对女人来说是福份，吃醋才是更深的爱哟！其实姓侃的什么都没沾上，都六十岁的人了，只要略施小计，不就叫他没那个机会了。”

“那你说说看。”黄龙彪倒要听听小娟是怎么来对付侃县长这个老头的。

“前几日，我正患着病，刚好一点，这老头进门就要干那事，我一看上去就恶心。看他那副长像，小鼻子小眼的，拿去那副金丝眼镜就更难看了。谁还能看上他呢？不过这个老不死的肯花钱，给了老妈子三十块大洋，非要挑我不可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，我把他接进房间，叫老妈子捧上酒菜来，这酒其实我是不会喝的，只有用酒才能避这场灾……”

“我懂了，你是把他灌醉了。”

“别急吗，其实别看侃县长，酒也是喝不了几杯，开始我敬上他一杯，后来连喝了三杯，我就和他对饮，其实我把酒装在特制的壶里，朝他的是酒，朝我的是水，不多一会他就醉意朦胧了，我向他敬酒，他却说好吃，真好吃，说着说着他就再也撑不住倒在床上。这时妈妈又送饭来了，觉得事情不妥，这样下去，姓侃的醒来不会轻易放我的，所以我和老妈子脱光了他的衣服，把他拖进了我的被窝让他睡下了。”

“那你又怎样了？”黄龙彪很想发现小娟话中漏洞，又继续问她。

“这还用说，大男人的还不知酒醉如泥，比死了好不了多少，他还能干些什么呢？”

“别他妈的骗我，醉了还会醒来，没干那事他怎么会让你呢？这三十块大洋他不会白白送你们的。”

“我的二爷呀！你太多心了。”这时小娟心里有些着慌，黄龙彪更是疑心重重，他继续问：“你把他拖进被窝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这一问小娟没有马上回答，只考虑了一下就说：“你打破沙缸问到底怎的？”

“你她妈别闷人好吗！睡就睡了，做婊子哪有不跟人睡的呢？”黄龙彪越来越生气，凶神恶煞的眼光直逼小娟，从小娟的怀中穿好衣服下了床，“今日大爷我没有时间陪你追查那些事了！”说着黄龙彪就要走，小娟连忙光着身子下床一把抱住黄龙彪的腿，“二爷你不能走啊……”小娟万万没想到黄龙彪是情场老手，她这几句哄小孩的话怎么骗过他呢，捕鸡不着倒赔一把米，黄龙彪也不是傻小子，他绝不会再给她大洋了。这三十号人的命就靠这黄龙彪施舍了，虽嘴不好说，心里却很想他能大大方方给几十块大洋。鸨母早已在门外偷听着，这一来吓得她面如土色，连忙推门进来，“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黄二爷别生气，请坐，请坐！！”

“我有公事在身，还得赶回县里去。”

“这深更半夜的能有啥事，娟子别和你黄二爷捉迷藏了，就实话实说吧”

老鸨母正说间，房门一下被推开，几个县大队的兵一齐跑了进来，“报告队……。”真羞死人了，小娟连忙爬上床。“我们找了好大一会，侃县长要你马上回去，鬼子已到了胡集……”

“造你祖奶奶的，你们都瞎了眼啦！”黄龙彪气急败坏地向站在他近前的一个兵的脸上左右开弓，几个兵伸伸舌头，退出了房间，黄龙彪一头钻出了房，向几个兵说：“你们先回去，我马上就到。”几个兵慌慌张张地跑出了烟花楼消失在夜色中。鸨母深怕黄龙彪就这么走了，哭着说：“黄二爷千万别走，小娟还有话说。”

“有话快说，再不说就晚了。”

“快进屋去说，外面冷，别冻了二爷的身子。”

“别他妈的小乔哭周瑜，虚情假意，你这个钱迷心窍的老不死，侃老头只给你几个钱，你就把小娟卖了，看我转身怎么收拾你！”

鸨母打了一个寒颤！低着头听黄龙彪训着。“二爷，我真的爱你，这姓侃的县长真的没得到什么，我实说吧，那天下着雪，他给了妈妈钱后就钻进了被窝，其实他那个玩艺真的无用，正调情时，外面就有人叫起来，嚷着要见我，这时老妈子挡也无济于事，这个人一闯进了门，就吓得姓侃的缩成一团。那个人揭起我的被窝一看，原来是姓侃的县长，他也就连忙走出了房子。后来听说是你们大队的什么王队长。”黄龙彪听了不由震了一下。“后来这侃老头就再也没有用了。弄得我好害羞。其实就这也有点对不住你，都是生活逼的。”

这一套话倒也把黄龙彪说服了，“娟呀！其实我又何苦呢，还不是真爱你吗！这鬼子就要进城了，我们当兵的是‘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’，看来这小县城是难保了，今晚就要撤退。”

“你要到哪里去，我要跟你走！”

“别傻了，打起仗就没个完，哪有当兵的带着情人去打仗的，你在这里好好的等着，鬼子一退我就来接你，二爷这里还有十块大洋你拿着花吧！”说着黄龙彪就甩下大洋，一调屁股走下了楼，小娟连忙追下楼，这时黄龙彪已经跑得看不到身影。寒风刺骨的冷，小娟站在烟花楼前，太阳已从东方升起，犹如烧红的一块铁饼向西边慢慢滚动，小娟脸上的泪水结成了冰，眼一花，晕倒在地上。鸨母心疼的扶起她，劝她别难过，这世道叫谁都没有法子，鬼子马上进城了，还得收拾一下准备逃难……

这一幕烟花楼上情人离愁，都给黄龙彪三大队的三排副刘七听得一清二楚。原来他从烟花楼的后院悄悄溜进了小翠的房间，背着鸨母省几个钱。他对小娟是早已垂涎三尺，就是寻不到机会。鬼子攻城，此时谁还来问这烟花楼的事，再说黄龙彪这一走也不会

再回来了，眼下正是下手的好机会，等到小娟转身上楼还没来得及急关门时，他就闯进了房间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梦…梦…小娟…我…我想死了…”

“你想死管我什么事，要死就去死吧！”小娟早就知道刘七是黄龙彪的表弟，在县大队干三排副。此人阴险狡诈，强奸民女，见钱就抢，无恶不作。只是上天赐他一张三寸不烂之舌，好坏女人他都能缠上。那张狐臭味的大嘴张开来足能吃下一只山羊，蒜头鼻子两边嵌着一对耗子眼，见着女人不看别处专盯裤裆，谁家闺女见了他就得逃得远远的。就连黄龙彪的年青美貌的四姨太他也动过心思，幸好黄龙彪发现得早，才免去戴绿帽子，还差一点把这个刘七给一枪崩了。只是在他腿上留了一颗子弹头钻的疤。这是远近皆知的事。

小娟见着刘七不打一处生气，她转身要走。刘七心急眼快，一把抱住了她不放“我的小乖乖，就这么一回好吗？那个硬梆梆的东西顶向小娟，顺手就来扒小娟的怀。“你再动我喊人了！”小娟这一提醒，可害了自己。刘七心慌意乱没想到小娟还有口会喊，这一提醒他马上来了主意，一反手把小娟推到了床上，使出周身的劲压住小娟，这时小娟大声喊叫“救命呀！救……”还没容喊出第二声，刘七就用他那臭嘴咬住了小娟的嘴，使她喊不出声，他眼疾手快，从床头摸起臭袜子，一下子塞进了小娟的嘴里，抽下了小娟的腰带，把她反绑了起来。残暴地用绳子又捆住小娟蹬个不停的双腿。这时小娟拼死挣扎也无济于事了，这恶魔撕开了小娟的内裤……。

刘七正在行恶得意，只听楼外枪声大作，哭声震天，这烟花楼已乱成一团。小翠和几个妓女跑来推小娟的门“姐姐，鬼子来了，快跑呀……，“姐姐……”这屋里无人应，她们一齐推起门来，刘七深知此时她们无法对他怎么的，便拔开了插销，就向外冲，这

股劲把妓女们拥倒一片，“哇哇的怪叫！鸨母惊慌的跑上楼，顶面撞上了刘七，被刘七三拳两脚打翻在地，昏了过去，几个妓女扶起鸨母看看已昏迷，就都向外跑去，楼上的小翠姐妹们来到房里一看这情况就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伸手来拔小娟口中的臭袜子，刚要解绳，就听烟花楼外“轰！”的一声巨响。整个楼被震得摇晃欲倒。几个妓女被这突如其来的炮弹爆炸震得昏了头，一齐向门外跑去，小娟慌忙喊叫“快帮我把绳子解开”，这喊声又有谁听到？大家都只顾逃命去了……。

刘七跑出烟花楼，刚过了桥就遇上了日本鬼子，几个鬼子“哇哇！！”叫着“你别跑，再跑就死啦死啦的……”吓得刘七两腿发软，拚命地向前跑，鬼子的枪张开了嘴，刘七是当过兵的，子弹打来他就东斜西歪地没个正形的跑，好歹钻进了胡同，鬼子还在后面喊叫着……刘七穿过这巷道又进入另一条大街，算他命大，迎面射来一颗子弹正从他的头顶擦过，吓得他倒在地连滚带爬翻进了臭水沟，满身的臭味难闻，他刚爬上臭水沟，一队鬼子兵走了过来。刘七还想跑，可来不及了，领头的大个子鬼子兵“叽哩哇啦”的向胖子说了几句，刘七就被胖子一把抓住了衣领子。朝头上瞧了瞧“你的当兵的有，你的良民的不是。”刘七跪地磕头如捣蒜，连声求饶，“太君饶命，太君饶命……”

鬼子向他腿上重重地踢了一脚，疼得他连滚带爬地滑进了臭水沟里，大个子鬼子举起枪就打，胖鬼子拦住了，“叽哩哇叽”地又讲了几句后，用僵硬的中国话说：“你的爬上来，大皇军不杀你，你的同意带路”。刘七做梦也没想到胖鬼子要他带路，连忙爬上臭水沟，跪地发誓“为太君！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，前面有花姑娘，花姑娘大大的有……”

“你的带路！”大个子指着他的鼻子，鬼子跟着刘七走过了桥，一直闯进了烟花楼。

烟花楼里鸨母迷迷糊糊的抱着被刘七打伤的头在客厅里乱转。鬼子兵一齐拥了上来，抓住她不放“花姑娘的塞鼓塞鼓的！”。吓得鸨母拚命挣扎！这鬼子残无人道，把鸨母的衣服扒光，甩在地板上轮奸……。

有几个鬼子等得不耐烦了。拉住刘七要“花姑娘，花姑娘的塞鼓”刘七转脸说：“太君，这里的东西的有，搜东西！”

鬼子分别搜查妓女房间，妓女们逃走时没带得走的东西被鬼子搜括一空。一个小鬼子搜到鸨母房间时，把乳罩挂在脖子上哈哈大笑，突然发现床头放着一个桶，这桶里装的是外地的一个做蛇生意的商人送给鸨母的一件礼物，这是训练过的一条眼镜蛇，只有拿条热手巾包住手，让蛇感觉到热气才能揭开这桶盖子喂蛇，不然的话，这蛇就会伤人。鸨母的祖籍云南，她养蛇成瘾。所以喜欢养蛇，有时还杀上一条烧一饨美餐，鬼子不分清红皂白打开了桶盖，这眼镜蛇从桶里窜起，咬了这鬼子一口，鬼子“嗷嗷”直叫，其它鬼子看到毒蛇，吓得抱头乱窜，顿时乱了阵脚，鸨母看准了空子抽身逃出了烟花楼，趴在了楼左侧的茅坑里，动也不敢动。有一个鬼子拿起枪托砸烂毒蛇的头……。

被蛇咬伤的鬼子不一会就躺在地上死了，其它鬼子再也不敢搜房子了，刘七逃也逃不掉，几个鬼子拿起枪托向他砸了下去，“你的良民的不是……”刘七慌忙向楼上跑，一头扎进小娟住的房里，心急之下，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，索性缩着头向床底钻……。

真是冤家路窄。这床底小娟也躲在里面，小娟被刘七捆绑了手脚后妓女们忙着逃命，忘了解开绳子，她无法走脱，鬼子进楼这一切她都听得真切，早知自己免不了大祸临头，游到床底躲。刘七也是往床底钻，刘七碰到软呼呼的东西就吓了个半死，愣过神来一摸就觉是个女的，他觉捞到了救命草，拚命喊叫：“太君一，这里有花姑娘！”